

# 王船山著作版本考

李 龙 如

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复更名壶，号薑斋，又号一瓢道人或一瓢先生，还号双髻外史或枹杙外史，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晚年筑湘西草堂于衡阳西乡的石船山，号船山老农或船山病叟，学者称船山先生，又称夕堂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展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薙发）。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所著的书，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八百多万字。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已先后刻印于世，散佚及未刻印的约十几种。据现有资料看，王船山是湖南省历代学者中著作最多的一个。

先说刻本。刻本可分为三个时期：

## 一、明崇禎至清康熙间

据王船山在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所撰《忆得》序言“述病忆得”中回忆说：“昔在癸未春，有《澹涛园初刻》，亡友熊渭公为文序之。乱后失其椠木，赖以自免笑悔。”王船山著

作中最早的刻本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也就是王船山二十五岁时王氏自刻的一部《瀚涛园初集》，这是一部诗集，是他唯一的一部自刻的书，亦是王船山著作中仅有的一部明刻本书。但因这部书的版片不久就散失了，所以是书流传极少。

最初刻印王船山遗书的是他的儿子王敌。敌，字虎止，学者们称他为蕉畦先生。他对其父亲的遗书不仅注意搜集保存，有的还进行了一番整理补注工作。王敌刻印王船山遗书，是分期分批刻印的。第一批是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的头几年刻印的，如《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思问录》等。第二批是在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刻印的，如《夕堂永日绪论》等。第三批是在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批共刻印书十几种。据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王船山的著作有六种：《周易稗疏》四卷，《书经稗疏》四卷，《诗经稗疏》四卷，《春秋稗疏》二卷，《四书稗疏》二卷，《周易考异》一卷。又据《清代禁毁书目》记载王船山被查禁的书有九种：《船山自定稿》、《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夕堂戏墨》、《夕堂绪论》、《船山鼓棹》、《五言近体》、《七言近体》。特别是《夕堂绪论》的版片，还经追出奏缴焚毁。列入《存目》的有两种：《尚书引义》六卷、《春秋家说》三卷。

综上所述，王船山的遗书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由他的儿子王敌和坊间（如汇江书室）逐部单独刻印的书有：《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尚书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楚辞通释》、《老子衍》、《庄子解》、《俟解》、《思问录》、《船山自定稿》、《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五言近体》、《七言近体》、《夕堂绪论》、《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张子正蒙注》、《船山鼓棹》等。这些书，原刻本流传

极少，现在尚能见到的有：《楚辞通释》（不分卷），王敌补校，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二册。每半页八行，每行二十字，小字双行，每行字数同，间刻夹批，白口，四周单边。《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老子衍》、《楚辞通释》、《庄子解》、《张子正蒙注》、《俟解》），王敌纂注，王天泰较梓，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湘西草堂刻本，十四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每行字数同，白口，四周单边。牌记镌“湘西草堂藏板”，有康熙四十八年董思凝序。《庄子解评本合载》三篇，王敌增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刻本，四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小字双行，每行字数同，白口，四周单边。有清康熙四十八年王天泰等跋。书分内、外、杂三篇。这三种书，现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楚辞通释》，湖南省图书馆亦有收藏。

清康熙刻本与后来清同治曾国藩刻本相比较，它们的差异，以《庄子解》为例：①康熙刻本，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小字双行，每行字数同，白口，四周单边。曾刻本，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每行字数同，左右双边，细黑口，有行格。②康熙刻本已断句圈点，曾刻本没有。③康熙刻本多古体字，如蕤、忝、窳、骸、姦等，而曾刻本分别作蒸、去、窳、骸、姦等。④曾刻本删去了一些字，如《内篇·齐物论》中的“其已也将谓自己，其取也将谓自取”，曾刻本缺这两个“也”字。⑤曾刻本改动了康熙刻本中的一些字，如《内篇·齐物论》中的“由其形，知其心窅然之丧一壺子杜德之形矣”。而曾刻本“由”作“繇”；“咬者（注文）咬音勾哀切声突咬其声幽”；而曾刻本“勾”作“坳”；“姚佚启态（注文）人者情动而其态百出矣。姚佚，一作姚佚。”而曾刻本“佚”作“姚”；“已乎已乎，且莫得此”，曾刻本“莫”作“暮”；“而不知其所为使”，曾刻本“不”作“莫”；“皆悦之乎”，曾刻本“悦”作“说”；“七处”，曾刻本“处”作“去”等。

## 二、清道光至光绪间

清代文字禁网严密，特别是雍正、乾隆间更甚。在雍正以后一百年里，很少有人刻印王船山的著作，直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王船山的裔孙王世全（号半谿）方才出资汇刻遗书，聘请邓显鹤董其事，由邹汉勋担负实际编校责任。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刻印遗书十八种，共一百八十卷，称为《船山遗书》，是即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简称王刻本，又称邓刻本。其书目为：《周易内传》十二卷、《周易内传发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异》一卷，《周易外传》七卷，《书经稗疏》四卷，《尚书引义》六卷，《诗经稗疏》五卷、《考异》一卷，《诗广传》五卷，《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说》七卷，《春秋世论》五卷，《春秋左氏传续博议》二卷，《四书训义》三十八卷，《四书稗疏》二卷、《考异》一卷。

上述各书，都是属于经部方面的。这个刻本的主要缺点是任意窜改。有人曾用抄本《书经稗疏》与王刻本校对过一遍，全书共一百六十三篇，其中被删去的竟有十五篇之多，窜改的有一百零五篇，与抄本完全相同的只有四十三篇。而在被窜改的一百零五篇中，有的是全部改得无一句与原文相同，有的改了一大半，有的增添几百字到几千字。这个刻本的版片，到清咸丰四年（1854年），就毁于兵乱，印行不多，流传不广。

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贺长庚、罗绕典等校刻《读通鉴论》、《宋论》等书，由听雨轩刊行。其中《宋论》一种，刻得比较精工，但于触犯清朝忌讳的字句，都用□□代替。王船山史论方面的书，至此时才有刻本行世。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俞焜任分巡道，在衡阳补刻王船山子集遗著五种，仍称《船山遗书》，版存衡阳学署，流传不多。有《老子衍》、《庄子解》、《楚辞通释》、《张子正蒙注》、

《俟解》。这些书的款式与原刻本的式样无异。

况周颐《蕙风簃二笔》载：“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曾国荃出资刻王船山遗书，延刘毓崧等分任校仇，起初在安庆开局，后来移到金陵。至同治四年（1865年）刻成，名《船山遗书》。全书共五十四种，二百八十八卷。

这部遗书的版片，后运归衡阳，藏于东洲船山书院。到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宪和在衡阳又补刻了五种，附在曾刻本内印行。这五种书名为：《龙源夜话》一卷（残），《忆得》一卷，《葦斋诗分体稿》四卷，《葦斋诗编年稿》一卷，《葦斋文集补遗》二卷。

曾刻本的版式、字体，均较王刻本大，内容增刻了史、子、集三个部门的遗书，卷数比王刻本多三分之一以上。最重要的是这个刻本在校编时，力矫邹汉勋任意窜改的弊病，对原著采取了比较实际的态度。

光绪年间，翻刻王船山遗书的更多。有编入丛书内的，如王先谦编的《皇清经解续编》，辑了《周易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四书稗疏》四种；《昭代丛书》道光年间增刻本，辑了《周易稗疏》、《尚书稗疏》、《春秋稗疏》三种；华焯编的《海粟庐丛书》，辑了《噩梦》、《黄书》；王启源编的《谈艺珠丛》，辑了《诗译》、《夕堂永日绪论》两种。此外还有私人或坊间刻印单行的，如潞河啖拓山房刻印《四书训义》，潞河涤尘馆刻印《礼记章句》，湖北藩署刻印《四书笺解》，邵阳曾氏刻印《惜余鬣赋》，湖南宏达书局、大文书局、澹雅书局、中兴书局等，先后分别刻印过王船山的《四书训义》、《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俟解》等。

### 三、清光绪至民国以后

清光绪至民国六年间，浏阳刘人熙又在长沙随得随印曾刻本未收的船山遗书若干种，如《四书训义》、《搔首传问》、《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但流传不广。民国六年湖南官书报局亦排印了《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民国十九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据王刻本、曾刻本、刘氏补刊本及长沙、湘潭、衡阳坊间各散刻本并船山手稿之获见者参订综合，用铅字重行排印，到民国二十二年方才出书，仍名《船山遗书》。内容较同治四年曾氏原刻本增多十一种，较光绪十三年补刻后的曾刻本多六种，为《四书训义》三十八卷，《搔首问》一卷，《相宗络索》一卷，《古诗评选》六卷，《唐诗评选》四卷，《明诗评选》八卷。这个排印本，有将曾刻本原作一种的，它分作两种，如《周易内传》六卷《发例》一卷，曾刻本作一种，排印本则分为《周易传》六卷，《周易发例》一卷，共两种；对卷数也是一样，如曾刻本的《读通鉴论》作三十卷，排印本于三十卷之外增加附一卷。所以，它的种数和卷数就更趋于完备了。惟因校对不够认真，错讹相当多。

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收辑《薑斋诗文集》二十八卷。民国二十三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收辑《读通鉴论》、《宋论》、《薑斋文集》三种。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子正蒙注》、《黄书》、《噩梦》等，这是解放后翻印的船山遗书。

再说稿本、抄本：

王船山手稿本流传极少。这是因为：①本来当时王船山家中保存稿本就不多。据王昉《薑斋公行述》云：“公……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援之。”②清道光、同治两个时期，为刻印王船山遗书，曾大力搜求稿本、抄本，尤其是曾国藩兄弟，凭借他们的权势，搜集尤多。刘毓崧在他的“校勘记自

序”中说：“稿本访得者六十一一种”，“毓崧在局中专司复校稿本”。王船山的稿本，几乎被曾氏搜括无遗了。特别是他们在刻书前将稿本借来，书刻成后，稿本多不发还原保存人。据《船山学报》第五期刘审吾的《记衡阳刘氏所藏王船山先生遗稿》一文记述：衡阳刘审吾家，经过两百多年，保存着遗稿四十九种，曾氏刻遗书时，在他家借三十八种，事后仅退还数种，而船山手批的《周易内传》、《外传》、《礼记章句》及各种文集，竟“扣未见复”。解放后，曾国藩家中的书，已全部由湖南省文管会接管，但并未发现这些稿本。究竟到何处去了？有待进一步查访。近年来通过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发现王船山的稿本有：《王船山礼记章句原稿（残卷）》（书名据内容拟定），一轴（二页）。有王闿运、宋育仁、杨昭僂、许邓起枢、冯友兰等人题跋。是书为未定稿，时有涂改，行款、字数均不一致。行书，小如蝇头，不易辨认。内容为《礼记·檀弓传》，自下第十七章第三节起至第二十章止。解放前为湖南桂阳陈仲庸装裱，因不识内容，竟将页次颠倒，把第二页裱作第一页。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王船山先生噩梦原稿》（书名据内容拟定）二册。有周鳌山、章士钊、陈子春、梁寒操、黄铁龛、赵日生跋语，解放后有程潜、陈浴新题识，谭戒甫、吕振羽跋及题诗。每半页九行，每行十七字，白口，无行格，上下二册，上册三十一页，下册四十页，共七十一页。此稿旧为衡阳李况松先生所藏。经与《王船山先生墨宝四种》（影印本）核对，字迹风格完全相同，确为王夫之遗墨。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噩梦》一书写成于清康熙壬戌二十一年，即王夫之六十四岁时。此书针对当时亡明弊政，全面地提出改革措施，最受清末改良主义学者所欢迎。

经与刻本核对，上述两个稿本，内容都比刻本多。《噩梦》一书就较刻本多五十余字。

一九七七年在湖南省衡阳县三湖公社茶园大队马滩生产队社员唐望之家，发现传世十二代、珍藏三百多年的王夫之撰写的

《寿幛》一件（现藏湖南省衡阳县文化馆）。《寿幛》前面是“祝钦翁唐世社兄六秩寿言”，文后署年为：“昭阳赤奋若月中姑洗己丑”，即癸丑三月十九日（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当时王船山为五十五岁，距今已三百零七年。接着是《孝寿说》，是王船山在写《寿言》之前三年（1670年）作的，是后来把它写在一起的。（以上已收入《船山遗书》《薑斋文集》补遗卷二和《船山年谱》“壶道人记”）最后是一首五言诗，是前文写成后相隔四年补写的。这首诗不见于诗文集，是一首佚诗。整个《寿幛》是中字行书，字迹古朴遒劲，别具风格，为已发现的王船山手迹中所仅见，所以很珍贵。这幅墨迹中前三文后题款下面均盖有朱印二方。《寿言》末款落“世弟王夫之而农撰并书”，下有白文篆印二，文曰“王夫之印”、“而农”；《孝寿说》末款“壶子夫之再书”下白文篆印二，文曰：“玉壶”、“一瓠道人”；附记末款“明日晨窗壶道人记”，下白文篆印一，文曰“玉壶”，阳文篆印一，文曰“薑斋”。这里记下了王船山常用的名、字、别号六个，对于鉴定王船山佚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详见《文物》1980年10期）

王船山著作的抄本，比之稿本肯定是要多些。王船山在世时，其著作一经脱稿，故旧门人就争相传抄，但流传至今却是不多。现在能见到的有：《周易内传》六卷、《发例》一卷，清乾隆王嘉恺（作者五世从孙）抄本，七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六字，白口，元行格。书末记云：“丙寅仲秋癸丑朔毕”。丙寅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上距作者卒后六十四年。《周易外传》七卷，清乾隆王嘉恺抄本，七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白口，无行格。《尚书引义》六卷，清乾隆王嘉恺抄本，五册。存五卷（卷一至卷二，卷四至卷六）。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六字，白口，无行格。系清乾隆间据作者家藏原稿本抄录者，是校定各种刻本的重要依据。《尚书稗疏》二卷，作者署名“枹杌外史夫之而农甫纂”，清乾隆王嘉恺抄本，二册。《诗广传》五卷，

清乾隆王嘉恺抄，五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六字，白口，无行格。系清乾隆间据作者家藏原稿本抄录者，是校正各种刻本的重要抄本。《诗稗疏》四卷，清乾隆间抄本，四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无行格。版心下书“三元堂”。无抄者姓氏，字迹不似作者手迹，亦与王嘉怡、王嘉恺字迹不同。《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清乾隆王嘉恺抄本，十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六字，小字双行，每行二十六、七字不等。《春秋家说》三卷，清乾隆王嘉恺抄本，三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六字，白口，无行格。《春秋世论》二卷，清乾隆王嘉恺抄本，二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六字，白口，无行格。钤有：“皇考号曾驹藏”印章，曾为湖南邵阳曾祖植所藏。《读通鉴论》二十卷，清乾隆王嘉怡（系王船山之兄王介之五世孙，为作者五世从孙）抄本，十四册。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三十一字，白口，无行格。钤有：“明王骠骑之裔”、“石斋五世孙嘉怡”、“邵阳曾祖植”、“皇考曾驹藏”等印章。《宋论》十五卷，清乾隆王嘉怡抄本，四册。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三十一字，白口，无行格。钤有：“明王骠骑之裔”、“石斋五世孙嘉怡”等印章。上述抄本，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鼓棹》初集一卷，二集一卷，《潇湘怨词》一卷，清末抄本，一册。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白口，无行格。钤有：“张仲阳印”。《王氏楚词释》一卷，清抄本，一册。佚名批注圈点。每半页十行，每行九十字，小字双行，每行字数同，白口，无行格。《王船山古近体诗评选》三种，十八卷。清抄本，五册。存二种六卷（即《船山古诗评选》一至四卷，《船山明诗评选》一、二卷，五、六卷）。每半页八行，每行二十字，白口，无行格。钤有：“刘楚雄章”、“李震林印”等。《诗广传》五卷，清初抄本，二册。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无行格。钤有：“刘楚雄章”、“李震林印”等。《张子正蒙注》二卷，清初抄本，四册。清同治《船山遗书》底稿本。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无行格。钤有：“刘

楚雄章”、“李震林印”等。《四书授义》（每一卷之首有“四书授义卷之”，尚未标出多少卷），清抄本，五册。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小字双行，每行字数同。以上抄本现藏湖南省图书馆。《夕堂永日历代诗评》二十二卷，清抄本，六册，存九卷（卷一上、十五至二十二卷，即绪论及明诗）。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一字，白口，无行格。现藏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有人曾用上述抄本与曾刻本核对发现如下情形：①《周易内传》，其中有一段，抄本作“故三代以下，为王者不治夷狄之说，自以为道胜无忧，而永嘉、靖康，凭凌祸发，垂至祥兴，海上之惨，今古同悲！野火之燎，一燭未灭，乘风而熿，岂在大乎？”刻本作“故三代以下，为王者□□□□□说，自以为道胜无忧，而永嘉靖康□□□□垂至祥兴，海上之惨，千古同悲！□火之□一□未□乘风而□□在大□（见曾刻本卷三下第十四页后三行至六行，排印本卷三第三十九页前九行至十一行）。象这一类的空缺，全书中有好几百处，几至无法句读，幸赖抄本，得窥全豹。②《诗广传》，抄本多五篇。③《礼记章句》，抄本多七百字的序。④《春秋世论》，抄本为“夫兵之不可使农，农之，且废兵以废农；况农之不可使兵，兵之，既废农而必废兵者乎？”刻本改作“夫兵之不可使农也，既废兵，因废农；而农之不可使兵也，则既废农，又必废兵可乎？”（见曾刻本卷三第十四页前九、十行，排印本同卷第八页前十、十一行）。⑤《读通鉴论》，第一、抄本为：“望之之说春秋也，先灭其大防也。妄人不可使穷经，经明而愈妄；王莽之周公，曹丕之舜禹，附圣以藏奸，无所不至矣。”而刻本竟删掉“先灭其大防……无所不至矣”三十八字，改为“失之矣”三字。（见曾刻本卷四第十六页前二行，排印本同卷第九页前十二行）。第二、抄本多四篇，共计好几千字。⑥《宋论》，第一、抄本为：“区区沙漠之豺豕得势以骄，而汗颜稽颡之余，尚可君一国哉？”刻本改为“宋之蒙古，岂其比哉？”

（见曾刻本卷十五第五页前十行、后一行，排印本同卷第三页前三行、后一行）完全失去了作者原意。第二、《宋论》卷四，曾刻本有好几处颠倒错乱。如曾刻本第三十九页后七行（排印本第二十二页前八行）：“富任中枢而韩出安抚，不以为嫌也。富方”，依照抄本，是接第四十页后四行（排印本第二十二页后八行）“报罢，而韩亟引退，深相信也。……”；曾刻本第四十一页后二行（排印本第二十三页前七行）：“与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依照抄本，是接第三十九页后七行（排印本第二十二页前八行）“升而望不为贬。……”“升”字，抄本作“身”字；曾刻本第四十页后四行（排印本第二十二页后七行）：“英宗育于宫中者二十八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依照抄本，是接第四十一页后二行（排印本第二十三页前七行）“之迟回而审可否者已熟。……”

---

（上接203页）

跃，铙鸣以应于内。又次周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执时牌，至其时四，门通报。又一人当门内，常以手指其刻数。下四隅，钟鼓钲铙各一人，一刻鸣钟，二刻鼓，三钲，四铙，初正皆如是。其机发隐于柜中，以水激之。”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创造，都是我国丰富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也是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国古代机械人的研制工作，应该说是有着光辉成就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种繁多、性能良好。然而，这些发明创造在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至使许多发明创造得不到推广，甚至不幸失传，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